



夹在书页里的月光

和智楠

人冬后，雨渐渐没了踪迹，天高地阔，世界慢慢呈现出一种辽远苍茫的静美。尤其到了夜里，月光清冷得像是褪去了所有的浮华与浮躁，只剩下纯粹而清澈的素影，清凌凌地铺满大地。

我书房的窗户，正对着一片连绵的群山，深夜，独自灯下夜读，城市的喧嚣缓缓隐退，周围一片寂静，耳边响起的常常只有轻轻的翻书声。月色清亮，只要我稍把目光投向窗外，清冷的月光便在眼中绵延，眼前一片烟波浩渺，给世界增添了意境深远的底色，勾勒出一种亦真亦幻的氛围。

这样一会看书，一会赏月，往往令我思绪缥缈，有时会觉得，月光落在了书页上，不禁发一会呆，或是不经意间念起一段往事。甚至有时，我会觉得在这样的月光中，灯光显得有些太过苍白多余。于是我关掉灯，把月光放进书房，同时，也把夜的幽静放了进来。

事实上，无论是月光，还是文字，一直都是我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记忆里关于阅读最美丽的画面，永远是独自在灯下夜读时，窗外有一轮澄澈的月亮静静相伴。于我而言，文字在书页里荡漾和月光在地面上荡漾有着同一归属的美妙，可以让我体验到属于自己的岁月静好，一次次找寻到藏在光阴里的美好。

年过不惑，回顾走过的人生，似乎很多的静谧时光都是月夜给予的。伴一轮圆月，灯下夜读，抑或关灯细体味文字和月光所带来的宁静与安

详，都可以使我从生活的枷锁中挣脱出来，踏着不变的步伐，一路走进自己的世界。月光宛如一味精神的安抚剂，令我的内心变得无比平静，洗去铅华后，我更容易看到时间的印痕，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说：“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把读书的领悟用月光来比喻，想来，张潮的书页里也曾落满了月光吧。诚然，对于不同年龄来说，读书的领悟也各不相同。同样的，不同的年龄对月光的领悟也各不相同。

岁月荏苒，现如今那些夹在书页里的月光，早已渗透进我的生命。入夜，一盏青灯，独自翻开书页，如水的月光便会顺着时光流淌出来。清亮的月光除了把一本长长的书分割成多个片段，让我在不同年龄段读出不同的滋味，还使我的人生有了无数的暂停键。站在某个时光的节点，无论是回望来路，还是展望归程，我都能领略到不同的人生态度，一点点读懂生活，读懂自己，生命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厚重。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迎接美好时光。岁月深处，也总有一些人和事拨动我的心弦。行走人生四季，那些夹在书页里的月光，是陪伴，也是心灵的慰藉，总能带给我温暖，在澄明中体悟生命之重，在等待中看清人生的苦乐得失，寻找到内心的淡定与从容，不辜负，不虚度，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冬日游园

李登峰

绿叶红花无处寻，
叽喳喳雀是鸣禽。

冬时风物虽然简，
品出诗情当用心。

冬天在慢慢酿造

李继红

辽阔与苍茫
开始对话
我决定卸下重负

漫长的发酵与蛰伏
沉潜出独有的精华
把孤单蒸馏成沉稳

盛大与繁华褪去后
时光是最纯净的液体
浮躁开始下沉
一直沉在底部的深邃

无需急匆匆追赶什么
何不听听这个冬天
如何慢慢酿造
醇味的过程

山村冬夜

左世海

从没有这样的俱寂
连风刮落叶的声音
都清晰可辨
夜幕下
雪花像揉碎的月光
铺满大地
无边夜色
被灯光
驱逐在窗外

河流悄然入眠，古朴的小桥
走不出季节的孤独
而此刻的村庄
再不会受到蝉鸣的惊扰
蛙鼓的喧闹
以及雨打窗棂的烦躁
只有屋里的红泥小炉
将冬夜
炙烤得温暖如春

棉猴儿不是猴儿

夏学军

天冷添衣时，总会想起小时候的棉猴儿，也总会疑惑，就是一件棉袄，为什么叫棉猴儿？穿上棉猴儿明显更像熊。

感觉那时候天气特别冷，动不动就大雪封门，棉猴儿做得非常厚，面料一般是条绒或者是斜纹布的，连帽款，衣襟上贴两个大口袋，长度要遮盖住臀部才更暖和。样子不好看，无论胖瘦穿上后体型都变一样了，鼓鼓囊囊的，极其笨拙。

棉猴儿，顾名思义是棉花做的，但是棉花有个缺点，不能水洗，所以很多孩子的棉猴儿袖子套个套袖，袖子是易脏部位，可以随时拿出来清洗。也有讲究一些的家庭，把棉猴儿做成活里活面的，脏了就把面子拿出来清洗，干净卫生了不少。

母亲生怕我们冻着，做的棉猴儿厚实保暖，但是也很沉，穿一天下来肩都累得慌。那时候我虽然年龄小，但是也爱美，让我失望的是，我的棉猴儿从来就没好看过，颜色不是蓝就是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是家里老大，下面是两个弟弟，我的棉猴儿穿小了，是要给弟弟穿的，所以母亲就只能委屈我，把我打扮得像个小胖子。

上了中学，爱美之心更加强烈，觉得实在难看，偶尔抱怨几句，母亲便安慰我说：“好歹你穿的是新的啊。”但是说归说，总是觉得对我有些亏欠，只是布票有限，于是母亲就发挥聪明才智，在棉猴儿上做些装饰，比如纽扣配漂亮的，贴兜换成格子布的，帽子、袖口

镶一圈同样的格子花边，的确好看了不少，等弟弟穿的时候，拿掉花边、贴兜，换换旧便可。

邻居有一家全是女孩，姐妹四人，老三是我同学，她们穿的棉猴儿就好看，都是花的、格子的、波点的，可把我羡慕坏了。有一年老姨从上海回来，临走的时候父母张罗拍一张全家福留念。我不乐意拍，在我心里拍照是很郑重的事情，可我连件上镜的衣服都没有。母亲知道了我的心思后，于是跑到邻居家，跟我同学借那件红色波点的棉猴儿。那时候我们都小孩子气啊，我没有好看的衣服不开心，她不愿意借也不开心，她母亲和她好一番商量，才同意借我穿一下午。

那张照片母亲保存得很好，照片上那个穿上花棉猴儿的小姑娘，甜甜的笑容里满是开心。衣服果真能改变心境，所以在争抢钱后，买的大部分服装都是颜色鲜艳，款式很有女人味的。也许无形之中，是在弥补童年里的某些缺憾吧。

现如今，冬天不再是灰暗的，御寒的冬装不断更新换代，各种防寒服又轻又暖，绽放着温暖的色彩。去年买了一件连帽款羽绒服，我打趣地对爱人说：“这就是时尚款棉猴儿！”爱人打量着我的新衣，也打趣地说：“还别说，连帽款真是减龄。”我感叹一声，再减龄也回不到当年了。忆及过往，感慨万千。在对冬装的回忆里，多种心情糅合在一起，真切地感到生活的日新月异，感到什么是幸福。

暮色炊烟是乡愁

王国梁

烟，有气味，有颜色，有形态，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存在。每当炊烟四起的时候，小村庄便弥漫在饭菜的香气中。那种香，质朴温暖，像母亲的叮咛一样，淡淡地缭绕着，浸润着，让我们的脑海中闪现出家人围坐吃饭的场景。淡青色的炊烟，有水墨画的意境。飘摇而上的青烟，有云的飘逸和柔美，有雾的朦胧和淡雅，有风的轻盈和袅娜，有岚的神秘和唯美。缕缕青烟在空中舞出曼妙的姿态，仿佛素淡优雅的女子轻甩水袖，缓缓浮动，翩然而飞。炊烟飘向高空，好像去向空中云朵问讯，人世间会发生多少温暖的故事。炊烟飘散的时候，家家户餐桌上开始上演温情的一幕。

炊烟，是故乡留给我们最平静、淡泊、祥和、温柔的记忆。而暮色中的炊烟，把炊烟的情感色彩加倍了。暮色炊

烟是乡村最深情的底色，那样美好的图景，缭绕在我们的生命中，即使岁月流逝，人事变迁，它永远都是鲜活的样子。暮色苍茫，光线迷离，小村庄进入了缓慢的节奏。群鸟归巢，牛羊入圈，农人荷锄而归，缭绕在村庄上空的炊烟为夜色降临做着铺垫，呈现安宁平和的模样。暮色一点点加深，而炊烟浓了又淡，最终消逝在无尽的天空，融入漆黑的夜色。小村庄的晚餐时间到了，每一扇窗子都透着橘黄色的光，烟火人间的平静和美好默默上演着。暮色炊烟，在我们生命初期留下温情剪影。后来的日子，无论我们落脚何方，看到缕缕升腾而起的炊烟，都会被一种温暖的情愫感动。

我一直记得，在远方求学的那几年，每次回家都是赶末班车。到家的時候，正是暮色深浓之时。我踏着夕阳最

后的余晖，朝着家的方向大步走去。忽然间，我看到母亲瘦小的身影。她在暮色炊烟中守望着，似乎有些焦灼。直到见到我，她才放松下来。暮色，炊烟，村庄，母亲，组成了我记忆中挥之不去的画面。

飘逸轻盈、温柔美好的炊烟，像暮色中母亲的呼唤一样，只需一声，便能穿越漫长的时光，穿越程程的山水，抵达我们的灵魂深处。暮色炊烟，既是故乡的象征，也是田园生活的象征。喧嚣浮世，我们渴望宁静和平淡，渴望生命的返璞归真，暮色炊烟变成了我们心底的归依处。

夕阳西下几时回，暮色炊烟是乡愁。缭绕在我们生命中的炊烟，终将竖起回归的风向标，指引我们朝着故乡的方向行进……



乡村晨曲

张成林摄

那些年，我和麻雀的心愿

牛政玲

关于捕鸟，鲁迅先生有这样一段描写：“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也有相似的捕麻雀经历。

夏日的乡村，院子里的麻雀成群地飞来飞去，有时落在电线上、晾衣服的铁丝上，有时落在果树的枝杈上。奶奶最痛恨麻雀，说它们啄了果树的花蕊，花瓣凋落后就不会结果实了，更痛恨它们贼头贼脑迅速从空中滑落下来，混进正在啄食的鸡群里，抢啄鸡食。但我们小孩子不这么想，麻雀啄花蕊、偷吃粮食，可它吃虫虫呀。更何况小麻雀圆溜溜、毛茸茸

的褐色小脑袋，是那么的可爱，所以总想捉一只来玩玩。

连几天的雨停了之后，麻雀纷纷出来觅食。我们兴奋地准备捕捉麻雀，用一只短棒支起竹筛，下面撒些小麦，短棒上系上长绳，人藏在屋里牵着，当麻雀进入竹筛下啄食，绳子一拉，就罩住了。我们欢呼着奔过去，用一件衣服罩住竹筛，压住四角，推举一个胆大的，手从袖口伸进去，从竹筛下捉住的麻雀，就成了我们的战利品。我心花怒放，用一根小细绳套在小麻雀纤细的爪子上，找来纸盒撒上小麦和馒头渣，再用小杯盛上水，希望它痛快地吃喝，成为我亲密无间的小宠物，就像家里养的小猫小狗一样，与我形影不离。不料，小

麻雀对这些诱惑和我的友好表示，看都不看一眼，紧闭着坚硬的小尖嘴，倔强而又坚定，拒绝啄食，拒绝饮水。我对固执的小麻雀束手无策时，突然，院子里飞来成群的麻雀，叽叽喳喳，群情激愤，好像是在愤怒地声讨。

关在屋子里的小麻雀听到院子里麻雀的叫声，突然拍打着翅膀，不顾一切地向窗边飞扑，嘴里发出急切地鸣叫，似乎在应答、在求救。

奶奶说，这是麻雀家的七大姑八大姨来了。一阵吵闹过后，大群的麻雀陆续飞走了，只留下几只停在树枝上蹦来跳去，不依不饶地坚持抗议和声讨。

我突然想：这声嘶力竭不肯离去的，也许是小麻雀至亲的父母、兄妹或是儿女？院子里的麻雀叫声急切、愤怒，屋子里的小麻雀叫声无助、惊恐。里应外合的叫声，让我心生内疚和不安，便将麻雀捧到院子里，解开绑在它爪子上的线绳，把它放在地上，小麻雀翘起了几下，扑闪着翅膀，腾空而起，树上的几只麻雀不约而同腾起，护卫着它，飞出院墙，飞向了高远的天空。

后来，读了屠格涅夫的《麻雀》，看到小麻雀遭遇凶狠猎狗的紧急时刻，老麻雀“像一块石头似的落在猎狗面前，它竖立起全身的羽毛，浑身发抖，发出嘶哑的声音，准备着一场搏斗”。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小动物和人类一样，无论多么柔弱，都有为母则刚的本能和勇气。

动物的世界里，有情亦有爱。年幼的我，一厢情愿地想要麻雀做自己的小宠物，殊不知，麻雀的心愿不是被悉心圈养，而是伴着家人在蓝天下自由飞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无论人类还是鸟类，谁不渴望拥有自由的生活呢？善待每一个生命，这个世界才能和谐！

西环路

刘富宏

路为邻为伴了。

西环路没有任何故事，有的只是清静。静静的路，静静的旷野，清静着我的心。站在路边，抬头看天，天是蓝的，有时碧空如洗，有时飘着朵朵白云。极目远处，南边是山，北边也是山。远远望去，逶迤迤迤，苍苍茫茫。山头上常常飘荡着白的、灰的、乌黑的相互簇拥的各种形态的云彩，让人想象万千。山，夏天绿色，秋天黄色，冬春季节则是青色和灰色，冬天的山顶有时会被积雪戴上白色的帽子。这些，都是静的。而我所要的，就是这份清静。

我每天都独自西行在西环路上，享受着清静的沐浴。是从居住的街口走向西环路的两头，往往返返，或者有时从西环路走到高速路口，折返。一万步的行走，可说是雷打不动，或曰锻炼身体，或曰悠闲散步，二者兼得。

走在西环路上，我漫无目的，只有海阔天空的思想。仿佛把心放飞，任其敞敞亮亮地驰骋。静静地走，静静地看，静静地想，这何尝不是一种人生放松的享受呢！是啊，人生暮年，真是不

喜热闹的。其实清静有时也是很寂寞的。寂寞的时候有时也想有点什么事发生，或者会遇到点什么事情。不能否定，生活中常常会有一些偶然，在西环路上，也有一些不期而遇。

那次，在清静寂寞的西环路上，我居然就碰到了一位三十多年未见的村人。村人是我小时候的邻居，关系特别好，所以见面十分亲切。这世界真是说大真大，说小真小，昔日朝夕相处，后离家数十年未见，茫茫人海，却又相逢。他感慨地对我说，现在村里已经空壳了，儿子强让他住到了小城，不习惯，又无所事事，只好每天骑着自行车绕着小城乱转。他大概比我大八九岁，近七十岁的人了，看得出还很精神。他又说：“不能回去种地，地荒着，人更慌着……”是啊，他的感慨，让我的心也很沉重，我好怀念我的故乡乡村啊！还有一次，我被大雨浇在了西环路上。走出去时本来天气是晴的，我沿着西环路向高速路口走去，可不一会儿，大地上起了一股风，头顶上翻滚来一片云，乌云聚